

我眼中的朱德

郭思敏，天羽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眼中的朱德/郭思敏, 天羽编.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12 (2000.10 重印)
ISBN 7-202-01257-X

I. 我… II. ①郭…②天… III. 朱德 (1886~1976)-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0662 号

书 名 我眼中的朱德
作 者 郭思敏 天羽 编
责任编辑 刘魁栋 周建图
美术编辑 马少华
责任校对 李耘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40,000
版 次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23,000—26,000
书 号 ISBN 7-202-01257-X/D·148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重印说明

我社于 1990 年 ~ 1995 年陆续出版了《我眼中的毛泽东》、《我眼中的毛泽东》（续集）、《我眼中的周恩来》、《我眼中的刘少奇》、《我眼中的朱德》，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并曾荣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多种奖项。这是一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而写的回忆文章集粹，作者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外各种历史人物。

为了满足各界读者对人民领袖了解和认识的渴望以及图书市场品种多样化的要求，我社决定重印这套丛书。在重印时，经作者同意，为使整套丛书体例趋于一致，将原《我眼中的毛泽东》（续集）和《我眼中的毛泽东》改为《我眼中的毛泽东》（上下）；除了将文章中的极少的错别字做了订正外，原书内容未动；同时，经重大选题备案以后，又增加了《我眼中的邓小平》（上下），作为丛书之一，同时推出。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7 月

目 录

将军留学生	刘 鼎 (1)
南昌起义前后	赵 (9)
起义失败后的朱德	杨至诚 (26)
率军挺进井冈山	伍云甫 (35)
军长理发	曾国潘 (39)
井冈山朱毛会师	何长工 (43)
挑粮和治伤	赖春风 (48)
一个 9 岁儿童眼中的朱军长	朱位汉 (53)
诲人不倦的良师	萧 华 (58)
红军时代的朱与毛	徐松林 (62)
人民军医的摇篮	游胜华 (69)
红军的电台	王 诤 (72)
总司令给我们号房子	游胜华 (78)
朱老总救了我	曹里怀 (82)
抢渡天险	姚国民 (85)
视察四方面军	吴先恩 (90)
闪光的脚印	贾守仁 (96)
二次过草地	张显扬 (104)
长征途中的运动会	贾守仁 (110)

智斗张国焘	潘开文	(116)
要人不要枪	吴先恩	(131)
钓鱼更比食鱼乐	谢正标	(135)
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	王增长	(139)
世人瞩目的星座	黄 华 陈友群	(143)
震撼世界的将军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145)
遗憾的豹子肉	朱仲丽	(153)
总司令教我当团长	韦 杰	(156)
让日俘帮助中国抗战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164)
罕有的一对	宁谟·韦尔斯	(171)
“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	薄一波	(174)
“朱德!朱德!”.....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179)
山西之行	黄朝天	(187)
阔别 11 年后的重逢.....	郭沫若	(193)
一次散步中的谈话	张竭诚	(196)
不拿枪的工作	张竭诚	(199)
“积小胜为大胜”	路克敏	(202)
一顿饭吃了一天半	卫德堂	(207)
司令和战士	伍瑞卿	(212)
摆龙门阵	赵炳安	(215)
木桩·山药·破布鞋	青 玉	(218)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刘白羽	(223)
篮球队顾问	魏国录	(236)
总司令戒烟	李尚德	(239)
为了传播延安的伟大声音	阙 明	(244)

勘察南泥湾	李少清 (250)
无字的记录	肖 纪 (253)
不当“剥削户”	赖春风 (258)
保卫延安	张海波 (261)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席话	何其芳 (267)
在朱老总家里作客	张敦仁 (271)
总司令背糜子	刘思志 (275)
给毛主席拜年	李少清 (278)
殷切的期望	刘泽西 (281)
全军的长者	杨成武 (285)
打牌与跳舞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289)
“两件宝”	陈 靖 (292)
解放石家庄后的沉思	陈 靖 (296)
总司令拉耒	刘永久 (302)
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	王 直 (307)
我的引路人	李师弼 (311)
劝架	宋志斌 (313)
天下知重师	李希泌 (315)
“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	黄 华 陈友群 (318)
在专机上	王进忠 (320)
在朱总身边的日子	于许卫 (323)
不吃燕窝吃野菜	李茂尧 (327)
要打“倒算盘”	薄一波 (331)
朱老总教我种兰花	水 静 (334)
关怀蔡锷遗属	蔡 端 (347)

元帅与诗人	臧克家 (349)
接见张思德的母亲	代素芳 (354)
“好人说不坏，坏人说不好”	康克清 (357)
凛然正气	萧 华 (359)
终生的遗憾	朱 敏 (363)
留给子女最宝贵的财富	朱 敏 (367)
“国家领导人更要想着国家”	邓 林 (379)
暮年轶事	朱仲丽 (383)
永恒的微笑	刘白羽 (387)
“留得丰功万古存”	聂荣臻 (392)
编后记.....	(397)

他黝黑的脸显出全神贯注、极度深思的神态，前额宽大而又微微隆起，淡褐色的一双眼睛专注地闪动着。看得出，他敦厚、朴实、敏睿，昔日雄姿犹在。

——刘 鼎

将 军 留 学 生

1924年春寒乍暖时节，我随孙炳文同志一道去德国。

到达柏林后，我们先向党内传达了有关文件，动员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推动国民革命。接着，又在国民党员中作了传达。随后，中共旅德支部根据大家的提议，决定召开大会改组早已涣散了的国民党旅德支部。当时，在柏林的“跨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赞成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员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提出改组人选，我被选为支部书记，朱德同志虽然没有到会，仍被选为组织主任。

不久，我和孙炳文同志前往哥庭根会见朱德同志。在一栋古老的小楼里，我们见面了。

异国相逢，格外亲热。当孙炳文同志把我介绍给朱德同志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

“欢迎！欢迎！你来了，又增添了一份力量。”

坐定后，孙炳文同志向他讲述国共合作以来的国内革命形势，我党的新政策，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内容。这时，我仔细观察这位对面而坐、久闻大名的滇军宿将。他穿着一身普通的西装，黝黑的脸显出全神贯注、极度沉思的神态，前额宽大而又微微隆起，淡褐色的一双眼睛专注地闪动着。看得出，他敦厚、朴实、敏睿，昔日雄姿犹在。

孙炳文同志讲完，我又介绍了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的情况。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几份文件递给他。他接过去，仔细地翻阅着。

“很好，这里面写的，我完全赞成。”

说着，他兴奋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慢步，像是深思什么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冲着孙炳文同志说：

“浚明（孙炳文同志的字），你还记得吧，两年前我们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先生，诉说我们多年的苦闷。孙先生也深感军阀势力靠不住，国民革命要找新的出路，国民党要吸收新生力量。当时，孙先生谈到他正酝酿制定新政策。时过两年，这新政策果然出来了！我赞成党的国共合作政策，赞成国民党‘一大’宣言。推进国民革命，任重而道远哪，我们这些身在国外的人要抓紧工作才是。咱们一起把国民党支部工作抓起来，给它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你们看好吗？”

自此以后，我和孙炳文同志在哥庭根住下了。我们的住处离朱德同志寄宿的地方不远。我们经常到他那里

去开会，研究工作，组织学习讨论。朱德同志对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抓得很紧。因为一般留德学生只知道他是位老资格的国民党员，而不知道他已经加入共产党，所以，他在留学生中很便于广泛接触。经过宣传教育工作，一些中间派，甚至少数原是右派学生，也纷纷加入国民党旅德支部。这样，我党在哥庭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中间的影响日益增长。国民党旅德支部改组后，真正成为联合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

在哥庭根大学里，我党旅德支部党小组是经常组织学习讨论的。那时，我们学习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朱德同志学习很认真，记了不少本笔记。他读的书，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他这种刻苦学习精神，连接近他的德国同志都很感动。他们说：“一个中国将军到德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么刻苦，我们德国人难道不应该好好学吗？”

我们还经常组织讨论会，大体上一周一次，多半和旅行结合起来。大家到哥庭根郊外或附近的山岗上，三五成群，边走边谈。争论热烈时，索性席地而坐，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记得有一次讨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大家争论不休。郑太朴那时生活很苦，有时连吃饭钱都没有。他就说，到了社会主义吃饭不成问题啦，到处都安上营养输送管，只要拧开龙头，就像喝自来水似的，一下子就喝饱了。有的人说，将来，反动统治阶级被打倒了，资本家的工厂被没收了，工农差别消灭了；

也没有什么大城市，城市农村交错融会在一起，城乡差别消灭了；没有小家庭，没有买卖婚姻，结婚是自由结合……。这些议论现在看来未免太浮浅而幼稚可笑，可是在当时，我们却十分严肃认真地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而一往深情地探讨着、向往着、憧憬着。

朱德同志在我们中间年龄最大，阅历丰富，考虑问题比我们这些青年人深刻、透彻、现实。所以，我们很尊重他的见解。一次，在讨论问题时，许多同志惊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就。朱德同志却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但是在资本家手里却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桎梏。他接着说：“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拯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确实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割！”

从此以后，我们的讨论会更加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些青年同志怀着敬意称朱德同志叫“半封建半殖民地”，语谐而意庄，钦佩他分析问题有真知灼见。

朱德同志忧国忧民，思想深邃，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群众有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善良的同情心，即使对德国人民也是如此。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打败。协约国中以英帝国

主义为主的几个国家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德国经济在沉重的债务下完全崩溃了。马克贬值，跌到 24000 万马克兑换 1 美元，到后来更是以天文数字下跌。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广大人民群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马克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家庭主妇挎上一篮子纸币只能买回一两块面包或几斤马铃薯。工人的工资购买力几乎等于零！饥肠辘辘的人民群众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1924 年初，美帝国主义趁火打劫，以援助为名推行“道威斯计划”，加剧了德国经济的恶化。

朱德同志对德国人民的处境十分同情。在他领导哥庭根大学学生会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原先，学生会曾经用 5 美元买下一栋不小的楼房。后来房主到法院去起诉，要求赎回楼房。法院传学生会负责人出庭受讯。不少学生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气愤。有的说，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两厢情愿，岂能反悔？这楼不能退！有的说，反正马克不值钱，他要多少马克给他多少。

朱德同志却主张无代价地把楼房退还原主。他说：帝国主义掠夺德国人民，反动政府搜刮本国人民，所以才造成通货膨胀，马克贬值。世界上哪有 5 个美金买一栋楼的便宜买卖？德国经济破败到如此地步，遭殃的是老百姓。我们中国留学生要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德国人民一边，把楼房无代价地退还原主。他还表示：

“如果学生会不同意这样办，那末由我出钱赎这栋楼好了。”

大多数学生被说服了，一致赞成朱德同志的意见。

开庭那天，朱德同志和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出庭了。

学生会代表在法庭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义正辞严地控诉了帝国主义对德国人民的野蛮经济掠夺，抗议美国政府宣布的“道威斯计划”。公开声明：我们中国留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同情德国人民。我们宣布，一个赎金都不要，把这栋楼退还原主。

在场旁听的许多德国人非常感动，那位房主更不知说什么好，频频向我们点头致谢。

这件事顿时轰动了哥庭根城。德国人民群众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留学生真好！对朱德同志，附近相识的德国人本来素有敬意，因为在德国人眼里，“将军”这称号和公爵一样显赫。一些德国妇女平时看见朱德同志都行礼致意。他们知道退还楼房是朱将军的主意后，交口称赞，对他更加敬佩不已。

朱德同志离开哥庭根回到柏林不久，发生过一起与右派学生争夺留学生总会办公室的斗争。

中国留德学生总会设在柏林市中心热闹繁华的康德大街上一栋楼内，有七八间房子，地方很宽敞。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学生经常在这里活动、学习，来往路过柏林的同志也常来这里，一时成了我党的一个活动中心。国民党右派和另立旗号的所谓“青年党”学生，也在这里出出进进。本来，各派学生都有钥匙，各自开锁进门，自由出入。有一天，右派学生突然把门锁换了，并宣布占领留学生总会，还贴出一张布告，说是过去这

里被共产党霸占了，他们要收回云云。

面对右派学生的无理挑衅，我们开会研究，决定夺回来。于是，我们带上人马拥进楼去，用斧头劈开门锁，又重新安上一把新锁，也贴出一张布告，严正声明：留学生总会受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旅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都有权使用会所。

那伙右派学生不死心。有一天，朱德同志、孙炳文同志和我，还有几个人，正在房里装订刊物，一群右派学生突然闯进来，寻衅打架。朱德同志一看来者不善，迅速抓起一把椅子往地上一摔，随手抄起两根椅子腿，往墙根一站，像一尊怒目金刚，冲着那群右派学生大声喝令：

“滚出去！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那群右派学生定眼一看是朱德，没敢轻举妄动，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我们开玩笑地说：“朱将军，你真把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威风拿出来。”

朱德同志听了哈哈大笑。

此后，右派学生再也没敢来闹事。我们在这套房子里刻蜡版、印刷、装订、出刊物。朱德同志和我们一起干。写文章他出主意，提意见，有时还动手修改。油印、装订这类脏活、累活，他抢着干。看到他那样和蔼可敬，埋头苦干，沉默寡言，言必中肯，人们很难想象，在反动势力面前，却是那般刚毅、坚定、英勇无畏。

刘鼎，当时是中共旅德支部书记。

摘自《追求真理的足迹——朱德同志早年在德国的生活片断》一文。

他平时只穿套粗布军服，裹副粗布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穿草鞋。他的住房只有简朴的床铺和一张旧方桌，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像个旅店。

——赵

南昌起义前后

我最初见到朱德同志，还是在 1921 年春天。我们昆明的学生举行爱国游行，组织宣传活动，与军警发生冲突，有几个人被捕。学生联合会派我和几位代表去警察厅交涉。当时任警察厅长的朱德同志，马上接见了我们。他并不知道这件事，听说后感到十分惊讶，表示支持我们的正义行动，并立即释放了被捕学生，鼓励我们为寻求真理而斗争。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但我真正接受朱德同志的教育，在他的培育下走上革命道路，是在 1927 年南昌军官教育团的时候。

1926 年夏天，朱德同志从欧洲回国，先在四川军队里进行革命活动。这年冬天，朱德同志根据党的指示，来到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

当时驻在江西的是北伐军朱培德的部队。朱培德任江西省省长、第五路军总指挥，下辖第三军、第九军和第六军。第三军和第九军都是滇军流亡部队。朱德同志

决定利用他过去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工作干部，以便从各方面展开革命活动。

在朱德同志亲自主持下，学校很快创办起来，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接受共产党中央军委领导。校址选定在南昌市进贤门里布园角的讲武堂内，朱德同志任团长，魏瑾钧任党代表，刘介眉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后为陈奇涵同志），还建立了团部各机关。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到1926年底，学校开始接收学员。

朱德同志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15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讨伐战争，屡建战功，当了护国军的混成旅长，在滇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作战机智勇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有时友军战况不利，有败北模样，只要朱旅长一赶到，把上面绣有“朱”字的旗帜往阵地的山顶上一插，敌军就闻风丧胆，望旗动摇；而友军则军心复振，士气重发，常以此转败为胜，扭转战局。因此，朱德同志到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以后，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欢欣鼓舞，辗转相告，纷纷要求入校学习。江西各地许多进步青年也赶来报考。到1927年2月中旬，仅一个多月就接收学员1100多人。我当时在第三军当见习军官，在自己积极要求下，第一批被选送入校学习。

教育团全团共编为三个营。第一、第二营共700多